

# 原野奇侠

YUANYEQIXIA

蒋亦青 译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 原野奇侠

〔美〕施立弗 著

蒋亦青 译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SHANE

Jack scheaffer

伦敦 Ebernerer Baylis Audson Ltd

1962年第四版

\*

原野奇侠

〔美〕施立弗 著 蒋亦青 译

---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北京北新桥三条4号

(邮政编码: 100007)

经销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北京市华昌印刷厂

开本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字数 93千字4.5印张

版次 1990年10月第1版

印次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074-244-x/1·127

定价 2.20元

##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一部美国西部题材的畅销小说，曾被译成31种文字70多种版本。并被拍成电影，成为当年度10部最佳影片之一。

本书主人公谢因是一个过着流浪生活的外乡人，他被人称之为见义勇为、拔刀相助的游侠。他帮助当地农民击败了依仗权势、抢劫牲畜的大牧场主。为民除害，铲除恶霸之后，受伤的谢因又单枪匹马地回归到群山之中。

本书反映了上一世纪美国西部开发时期的社会风情、社会冲突和民众性格，歌颂了美国的过去。

作品通俗 文字优美，情节逼真，引人入胜。

## 第一章

一八八九年的夏天，他骑马进入我们这个溪谷。那时我还是个只有爸爸那辆流动炊事车那么高的孩子。我看到他骑着马，步子轻松地老远的开阔的原野那边跑进溪谷，当时，我正靠在小畜栏的栏杆上，沉浸在傍晚的阳光中。

虽然他离我还有几哩远，但是在怀俄明州那样洁净的空气中，我能清晰地看到他了。他身上并没有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跟别的迷路骑手一样，朝着我们小镇的建筑群走过来。这时候，我看见他对面两个骑马的牧人正从他身旁跑过，好奇地停下来回头朝他盯视了一下。

他沉着镇定，没有放慢步子，笔直地穿过小镇，一直到了离我家半里的岔路口。一条分岔路转向左边涉水渡河到路克·弗莱彻的大牧场去，另一条分岔路沿着左岸朝向我们定居移民点有一排木桩标明的土地。

他走近了，首先给我的突出印象是他的衣服。他穿的黑色的哗叽料子裤子，裤筒塞进了高统皮靴，裤腰束着阔腰带，那双黑色的柔软的皮绑腿上印着复杂的花纹。跟裤子一样黑色料子的外套是整齐地折叠过的，外套上用皮带搭扣着一个

背包。衬衫是深褐色细纺亚麻布的，一条黑色丝绸围巾松散地系在颈前。他的帽子不是习用的‘史特生’式，颜色也不是习见的灰色或深褐色，而是单纯黑色的，质地柔软，帽顶有折痕，帽沿宽而卷曲，前边的帽沿向下翻卷而遮住了脸庞。

他的衣着经过长时间灰尘的沾污，早就消失了新的痕迹，衣服磨损了，衬衫上有几块整齐的补丁。但是它还残留着一种豪华的风采。这在我这个见识不多的孩子看来是与众不同的。

我的注意力从这个人的衣着转开。他的身体比中等身材高出不多，个子几乎是瘦长的。他要是站在我父亲魁梧结实的躯体旁边，就显得瘦弱了。但是我还是能够从这个黑色人物的外形看得出来他是耐劳的，同时从他不费力地随意摆弄这匹马的一切动作中看出来他潜藏的膂力。

他的脸刮得很光洁，从前额到尖下巴瘦瘦的，晒得乌黑，却很结实。他的眼睛被帽沿的阴影遮住了。他来得更近了些，我便看出来他是因为习惯于警惕地注视而使眉头紧蹙。眉毛下边双眼不停地四处搜索，审视一切，不漏掉任何东西。我看到这个样子，说不出什么原因，在这样温暖的阳光下，竟突然觉得一股寒气穿透我的全身。

他安闲地坐在马鞍上，松弛地、懒洋洋地倾斜着身子，把身体的重量压在马蹬上。但是即使这样安闲，也露出稍微有点紧张的神情。

在离我不到二十呎的地方，他勒住马。朝我瞥了一眼又不理睬我了，用马鞭向我的住处轻轻挥了一下。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家的东西是不多的。但是所有的东西却是不错的，

你可以相信爸爸的话。这个小畜栏的围栏确实打得很坚固，假如你让牛羊挤一挤，也足够关进大约三十来头。牧场的土地面积，等于移民所要求的一半，用篱笆紧紧地围起来。谷仓虽然小，却很牢固，我们正在北面一头造一个阁楼，把那些生长得很好的苜蓿存放在那里。我们有一片相当大的土地，种上马铃薯，而且是爸爸正在试植的新品种，那是派人远道从华盛顿搞来的，一行行长得很整齐，没有一点杂草。

屋后，妈妈料理的菜园才好呢。我家虽然是三间的房子，实际上两间。大大的厨房是我们全家呆的时间最长的地方，寝室就在它旁边。厨房背后增盖了一间小披间，那是我的住房。爸爸正在计划，当他有了工夫和精力，就给妈妈建造一个会客厅。

我家房子有镶木头的地板，漂亮的门廊通到前面。房子是油漆过的，白色配着绿色，在这个地方是罕见的。妈妈说，她要爸爸把房子油漆得可以使她回忆起她家乡新英格兰。更为稀奇的，屋顶是用木片瓦盖成的。我帮助爸爸劈过那些木片瓦，所以我知道它是什么。那时候，在怀州这样偏僻的地区，房子造得这么讲究，打扮得这么漂亮是罕见的。

这个陌生人安闲地骑在马上欣赏了这一切。我看到他的眼光慢慢地移到门廊的台阶上那些妈妈栽的花上面，然后又把眼光停留在发亮的新水泵和旁边的水槽上。当他的眼光又转回到我身上来时，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又一次打了一个寒噤。不过他说起话来声音柔和，象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那样斯文。

“我为自己和我的马能有机会用用这个水泵，真是感激。”

当我看清楚他原来不是对我说的，而是越过我，气得我要命，正想用话回敬他，爸爸从我后面走过来，靠在畜栏的门上。

“客人，你要用多少水，请用吧。”

我和爸爸注视着他从马背上卸下单身汉用的流动帐篷，把马牵到水槽旁，开了水泵，差不多把水槽注满了水，他还没有把水泵的柄提起来，就让马的鼻子浸在凉水里。

他摘掉帽子，拍去上面的灰尘，把它挂在水槽的角落里，又用双手掸去衣服上的灰尘，从背包里抽出一块破布仔细地擦拭皮靴，然后解下脖子上的围巾，卷起衣袖，把手臂浸在水槽里使劲地擦洗，同时往脸上泼水。他甩甩双手，把它弄干，然后用围巾揩干脸上的水滴。他从衣袋里取出一把梳子，把长头发往后梳理得平平滑滑的，接着他迅速而仔细地翻下衣领，系上围巾，拿起帽子。他的一切动作既灵活又周全。

于是，他手里抓着帽子，转身大踏步向房子走去。他俯下身掐断一枝妈妈栽的牵牛花的细茎，插进帽边的丝带里，随即戴上帽子，用一种迅速而无意识的动作拉下帽边，然后大摇大摆走去，姿势优雅地上了马，准备朝大路出发。

我被迷住了。我没有见过一个人的仪表举止会这样骄傲。在那瞬间，我眼前浮现了一种高贵的风度。这正是他的风度。他的一切动作又显示出是长期刻苦养成的习惯，同时也表现了一种特殊的身份和魄力。这时，我不感到寒颤了。我独自在想象那帽子、腰带和皮靴。

他停住马瞧着我们。他显得精神振作，脸带微笑，眼角布满细细的皱纹。就在这样瞧你的时候，眼神里没有一丝倦



意。这眼神是沉静的、坚定的，即使偶然一瞥，你也会觉得他是全神贯注的。

“谢谢你。”他温和地说，立即转向大路，背朝我们。爸爸用他的缓慢的，慎重的语调说：

“别这样匆匆忙忙么，客人。”

我不得不紧紧抓住畜栏的栏杆，不然我就会昏倒在背后的畜栏里。这个陌生人刚一听到爸爸的声音，便和马一起转过来面对我们，在帽边的阴影下，一双闪闪发亮的深邃的眼睛注视着爸爸。我又一次受到冲击，感到毛骨悚然。在我们和他之间似乎存在一种不可捉摸的、冰冷的、吓人的东西。

我惊讶得目瞪口呆地看着爸爸和陌生人，他们互相打量，瞧了好一会儿，用我做不到的那种成年人的世故表示他们无言的友谊。那时候，阳光照耀着我们，爸爸微笑地用慢吞吞的语调在说话，意味着他已下了决心。

“我说你别忙走，吃的东西立刻就摆在桌子上，而且你今夜可以在这里住下来。”

客人有礼貌地点点头，似乎他也下了决心。“你想得真周到。”他一边说话，同时敏捷地跳下马，牵着它朝我们走过来。爸爸连忙跟他并肩走上台阶，于是我们都向谷仓那边走去。

“我的名字叫斯达莱特，”爸爸说，“这个乔伊·斯达莱特，”他向我招招手，“原名是罗伯特·马克弗逊·斯达莱特，孩子用这名字太长了。我就叫他鲍勃。”

客人又点点头：“你叫我谢因好了。”接着他对我说：“你是鲍勃。我在路上的时候，你观察我好一段时间了。”

毫无疑问，说的是实情。“是……，”我结结巴巴地

说，“是的，我是……。”

“好的，”他说，“我喜欢那样。一个人观察周围发生的事情会使自己聪明的。”

一个人观察……他那全部黑色的衣着，精瘦结实的外貌，还有，这个谢因还会讨好孩子。我被他的话弄得心里怪痒痒的，后来当他在照料他的马的时候，我围着他忙乱得团团转，一会儿把马鞍挂起，一会儿又把喂马的干草叉来，有的事照他的意思做，有的事是我自己很想干的。他让我松开马轡，我帮助他梳理被灰尘固结了的马鬃，这时我要把马的头按下来，使它有耐性安静地站着，我便紧紧靠拢在它的旁边，原来这匹马比我所想的要高大而有力气得多。只有一次他阻止了我，那是当我伸手把他的背包拿去放在旁边的时候，我的手指一触到它，他立刻把它拿走，同时暗示我不要动它。

我们三人进了屋，妈妈正在等着，四个位置也摆好在桌边了。“我透过窗子看见你了。”她对客人说，还握起他的手来。她是一个苗条的、活泼的女人，皮肤白皙得好似这里的气候从来没有侵袭过她，满头金发被她堆得高高的，可是她常说要把它剪短，跟爸爸的一个样子。

“玛丽安，”爸爸说，“我希望你认识这位谢因先生。”

“晚上好，夫人。”我们的客人说。他拉住妈妈的手，并向她鞠躬。真叫我惊奇，妈妈后退一步，竟行了一个屈膝礼。以前我从来没有看过她行这样的礼。她是一个不好理解的女人。我和爸爸为了叫她满意，不得不把房子用彩虹的颜色油漆了三遍以上。

“祝你晚上好，谢因先生。要不是乔伊请你回来，我做的饭就没有客人赏光了。你到这个溪谷来，永远找不到一餐象样的饭。”

妈妈为自己的烹调感到骄傲。她常说，这一手本领是她娘家学会的，在这片原始的土地上是用得上的。在事情不顺当的时候，她会对爸爸说，只要她还能够做出一餐合适的正餐，她相信她还是文明的，而且会有出头的希望的。那时，她就会紧闭嘴唇，飞快地端来她特制的最美味的软饼，爸爸便注视着她忙来忙去，一直把软饼的最后一点饼屑也吃得精光。于是站起来，舒展一下他魁梧的身体，踏着步出去干他老是干不完的活计，好象这时有什么东西胆敢阻挡他似的。

我们坐下来吃了一餐很好的晚饭。当客人和我们并肩坐着，妈妈眼睛里闪耀着喜悦的光芒。我们围着桌靠在椅子上，听爸爸和客人象两个老朋友似的谈话。我感觉到这是遵照一种礼节。在谈话中，爸爸总想在妈妈的帮助下抓住这个谢因的一些来由，不过他俩避免直截了当询问他，而谢因每一次都回避了。他意识到他俩的目的，却一点也不为这个而显出不快。他态度温和，彬彬有礼，说话相当流畅，但是总是用那种避开正题的话来搪塞。

他想必是骑马旅行了好多天，因为他满肚子是来自几个城市的新闻，他的行踪远到斜阳河甚至道奇城，还有一些我以前听也没有听过的地名，但是却从不道及他自己。他过去的事，就象我们的牧场用篱笆围得那样严密。所有能够弄明白的事就是 he 从头到尾在骑马，天天这样，除了看到一些他过去不曾呆过的地方，再说不出什么特别的事情。

饭后，妈妈在洗碟子，我帮忙擦干。他俩坐在门廊里，谈话的声音通过开着的门传过来。爸爸向来就是这样，每当有一个听众，他就大谈自己的宏图。这时候他正在谈得很起劲。

“是的，谢因。过去常常跟我一起骑马放牧的人还不了解这个情况，他们有朝一日会了解的。开放的牧场不可能永远开放下去，现在正用篱笆封闭起来了。大批地放牧牲畜只对高等大牧场主才是好事业，而实际上那是不高明的事。从资源方面来说，现在正进入贫乏状态。空地太多而得到的收益反而更少。大牧场肯定要被挤掉的。”

“对的，”谢因说，“这很有意思。我近来听说过许多同样的事，而且是听那些头脑相当清醒的人说的。也许有这种事。”

“老天爷作证，有很多这样的事。听我说，谢因。这些大牧场主，他干的事是掘掉你的基地，买去你自己的土地，种上够多的庄稼叫你服气，而且用开玩笑似的价钱收购小牛群，挣你的钱，不是所有的牛角和骨头都要，只是为了肉，叫你把初生下来的牛犊关起来饲养好。我搞的时间不长，但是我饲养的牲畜平均每头三百磅，超过弗莱彻在河对岸放牧的那种长腿的蹩脚货。而且牛肉也比他的好。那还只是一个开端。”

“确实的，弗莱彻的设备已经扩张到这个溪谷的大部分地方，看上去势力是大的。他另外又在亩数比他的母牛头数还要多的土地上有放牧的权利，他甚至并未想有这些土地，只是因为搬进去的定居移民更多了。势力看起来是大的。但是土地太多了，而从这里头得不到多少东西。他不明白这一

点。他认为我们这些小家伙只不过是该死的讨厌东西。”

“你是什么？”谢因说，“你这是根据他的观点，而你的呢……。”

“是的，我猜想你是对的，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我们这里的那些人对他不是不客气的，假使他仍象过去那样，要利用河这边我们后面那片牧场的话。我们一同从那里分割了比较好的一片，对他来说，更糟的是我们阻塞了河道，封闭了牧场，断绝了水源。打从我们迁居这里以来，他一直在不断地发牢骚，他感到很不安的是我们更多的人继续不断地到来，而且也定居在河的那一边。这样一来，他将陷入困境。”

碟子洗好了，我轻轻地走到门边。妈妈象平时那样盯住我，又把我推去睡觉。她把我留在后面那间小屋里以后，就到门廊里和他俩在一起。我想再听一点他们谈的话。但话音太低了。后来我必定打瞌睡了，而开始时我还知道爸妈又到厨房来过。到这时候我推测我们的客人出去到空房里去了。爸爸曾在那里搭了一张睡铺，原是给一个雇工的，他今年春天同我们一起住过几个星期。

“这不奇怪吗？”我听到妈妈说，“他怎么绝不谈自己的事呢？”

“奇怪吗？”爸爸说，“呵，是有一点儿。”

“他的每一件东西都是奇怪的。”妈妈的声音听起来是激动的又是好奇的。“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象他这样的人。”

“你是不会见过的。不是你那儿的人。他有一种特殊的标志，这是我们有时在外面的草原上看到的。我曾经偶尔碰到过几个。坏的是毒药，好的是纯净的不搀杂的谷物。”

“你怎么能对他这样肯定呢？甚至连他在哪儿长大的都

没有告诉过你呢。”

“我猜想他是生在离东部很远的地方，离北方也相当远，也许是田纳西，但是他到过很多地方。”

“我喜欢他。”妈妈的话是严肃的。“他多么正派，斯文，举止文雅。不象我在这一带碰到的大部分人。但是他有一点儿，在文雅的外表下面的某种东西……某种东西。”她的话支支吾吾地。

“是的，当然。神秘的东西，他还不止是神秘的，而且是危险的。”

“他是危险的，对了。”爸爸沉思地说，接着他轻轻拍着妈妈，“不过对我们不会是这样，亲爱的。”于是，他说了令我感到奇怪的话：“事实上，在你的家庭里，你认为没有一个可靠的人。”

## 第二章

早晨我起得迟了，我迟疑地进了厨房，发现爸爸和客人把妈妈做的一堆煎饼快要吃完了。妈妈在炉子旁边对我微笑，爸爸拍了一下我的屁股表示欢迎，我的客人庄严地朝我点点头，他前面是一堆叠起来的菜盘子。

“早上好，鲍勃，你还是快些吃掉好，不然的话，我把你这一份也干掉了。你妈的烹调真有点魔力，吃够了这些烤饼，你将长得比你爸爸还要大。”

“烤饼！你听到了吗，乔？”妈妈奔跑过来，抚弄爸爸的头发。“你必定说对了，是田纳西或是一个那样的地方。在我们这一带，我从来没有听人家叫它烤饼的。”

我们的客人抬头瞧瞧她。“猜得好，夫人，了不起，快要猜中了。不过你丈夫帮助你。我父母从密西西比州出来，然后在阿肯色州安家。我自己，虽然是个乱跑的人，十五岁就离开家，但是从来没有吃过真正叫烤饼的东西。”他把手放在桌边，靠着椅背，他眼角的细皱纹显得更加清楚了。

“夫人，就是这样，直到现在。”

妈妈象女孩子那样格格格傻笑。“我要是判断一个人，”

她说，“那就会说得差不多。”她一下子又背靠着炉子。

在我们家里经常是充满着亲切温暖的玩笑。今天早晨更需要这样，因为天空阴沉灰暗，当我慢慢地嚼着第二盘煎饼之前，溪谷里刮起风来，紧接着一阵夏天的暴雨来了。

我们的客人用过早餐了。他吃了这么多的煎饼，使我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把我这一份也吞进去了。这时候他转向窗外瞧着，嘴唇紧闭。他在桌边伸伸腰，开始站起来了。妈妈的声音使他又坐下来。

“你不要在这样的天气旅行。等一下天会晴的。这种雨不会下长久的。我在炉子上已经煮了一壶咖啡。”

爸爸抽着烟斗，凝视着向上飘散的轻烟。“玛丽安的话是对的，她只是走的地方不够远。这种雨是短时间的，但是肯定会把路搞得一塌糊涂。这条路是新的，修起来还不久。淋湿了就很泥泞，不等到干燥了不好步行。你还是待到明天好。”

客人眼盯着空盘子，好象这是整个房子里最重要的东西。可以看出来他是喜欢爸妈这个主意的。但是他似乎又对此感到不安。

“是的，”爸爸说，“你的马已经相当疲劳。我要是个马医的话，早就命令立刻休息一天了。你在这儿呆一天，我陪着你。我想带你去兜一圈，让你看看我的劳绩和这个地方。”

他看上去象恳求妈妈似的。她感到惊异却又认为是合情合理的。爸爸通常干起活来很有计划，而且不放过每一分钟，妈妈要叫他一个星期安闲一次总要再三说服，这还是出于对安息日的尊敬。碰到今天这样的坏天气，他总是坐立不



安，在家里茫然失措，在他看来这好象是对他的欺辱，是阻止他出去干活的阴谋诡计。而现在他竟然谈到要休息一整天。她感到迷惑不解，可是她却开起玩笑来。

“谢因先生，你帮了我们的忙。我们很少有来自溪谷外面的客人，你待在这里真是太好了。而且还有——”她朝他皱了一下鼻子，这是她戏弄爸爸的新诡计。“而且我一直在等待一个借口去试做一大盘苹果饼，这是我听人家说过的。为他们这父子俩做是浪费的，因为他们看见东西就吃，辨不清是好是坏。”

他抬眼直视着她，她向他摇摇一个手指，“还有一件事，我为妇女的穿着文明问题，心里嘀咕个不定。你知道，比如帽子这一类，你是关心这些问题的人，你要对这些问题讲明白了再走。”

谢因重新坐在椅子上。一种隐隐约约的嘲笑的表情，使他脸上的皱纹变得柔和了。“夫人，我不能确定是不是该感谢你对我作的鉴定。从来没有人把我描写成一个妇女服饰的专家。”他伸手把茶杯向她推过去，“你说过再来一点咖啡么，不过我对烤饼就到此为止了，我的肚子正在腾出余地来吃你的那种饼。”

“你还是这样好！”爸爸听了很高兴，“当玛丽安精心搞烹调的时候，她会使一个人忘记了限制他的胃口。你可不要引她幻想新奇的帽子，她会寄钱到邮购商行去的，会为了愚蠢而无聊的装饰把我的钱花光。她已有一顶帽子了。”

妈妈甚至连理也不理他，她知道爸爸只是讲讲而已。她知道，无论什么时候她要什么上等货，她只要一开口，爸爸就会为她置办，那怕因此而破产也在所不惜。她提着咖啡壶来